

道明會玫瑰省 戴剛德神父在臺傳教紀略（下）

撰文／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楊嘉欽

四、二次大戰爆發

1941年12月8日由於日軍偷襲珍珠港，美國正式對日宣戰，二次大戰爆發。當日恰巧是天主教的聖母無染原罪節。

日人對外人的監視

1941年年初，日本已計畫發動戰爭，並且也積極的備戰中，爲了侵略香港、菲律賓、緬甸，動員了全國的陸軍，海軍也同時參與了行動，以運送龐大的部隊。因此，基隆和高雄的海軍基地非常的忙碌。

日軍的這些行動，都要避免被敵人發現，所以日本政府就下了一道命令，所有居住在高雄和基隆的外國人都必須離開，因此道明會的神父自然無法例外，在基隆的孫繼慈神父（Felix Sanchez）遷到斗六，在高雄的洪羅烈神父及白斐理神父（Felipe Villarru, 1878~1960）分別前往嘉義和羅厝。¹

1941年3月戴神父奉調臺北的蓬萊町進行傳教事業，還兼管和尙洲（今新北市蘆州）、石碇、新店等堂口，當時的傳教工作，還有靜修女中的修女們的協助，所以傳教的進行還稱順利。當時還有大批自中國大陸過來的姑婆，這些姑婆在傳教上非常的能幹，對天主教在臺灣的傳布有很大的助益。

當時的傳道員是曾任高雄前金地區的傳道員方安東²，他的父親住在新店，對於其他的宗教極爲瞭解，而這對於天主教的傳教也盡了很大的力量。

此時臺灣天主教的管理權也由道明會玫瑰省轉移至日人神職手中，即日本四國、

1 戴剛德〈二次大戰期間的臺灣天主教〉收於黃德寬譯《天主教在臺開教記——道明會士的百年耕耘》（臺北：光啟文化，1991年5月），頁200。

2 方安東，臺北縣新店人曾任高雄前金天主堂之傳道員，1950年代死於高雄。

臺灣監牧區主教由日人神職田口芳五郎（1902~1978）、里脇淺次郎（1905~1996）接任，³戴神父並未對此事表達看法。

同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人因為戰爭的關係對於外國人則懼怕其做為間諜，所以都加以嚴密的監視。其實在戰前，日本警察便對天主教的傳教有許多的限制，而且時常到教堂來詢問事情。

12月8日當天下午4點左右，有3、4個警察前來搜查戴神父居住的地方，警察們翻箱倒櫃並帶走所有的文件，作為誣告他們是間諜的證據。事後准許戴神父及其他神父留在屋內，但禁止對外聯繫，也不讓人探視，鎖上所有的門，並派警察二十四小時監視他們。

過了一、二個月以後，禁令就較為放鬆，外出仍必須申請許可，禮拜天可以進出教堂及做禮拜，但是仍禁止與信徒談話。

有一次，戴神父前往蘆州講道，之前需要到警察機關報備及申請通行證，並且派一位便衣警察隨其前往，將其所說的每一句話都記錄下來。講完道之後，戴神父受信徒的邀請吃飯，回到臺北後，隨即傳喚到警局去，喝斥戴神父說，其所准許的是臺北到蘆州的來回路程，並未准許其前往其他地方。經戴神父解釋後，才釋放神父回去。坐火車時也常有日本警察的監視，不能自由的到街上走動。由此可知，當時日人對外國人的態度。

美軍的轟炸

1943年戴神父又調往臺中天主堂，兼管彰化、秀水（彰化縣秀水鄉秀水村）、劉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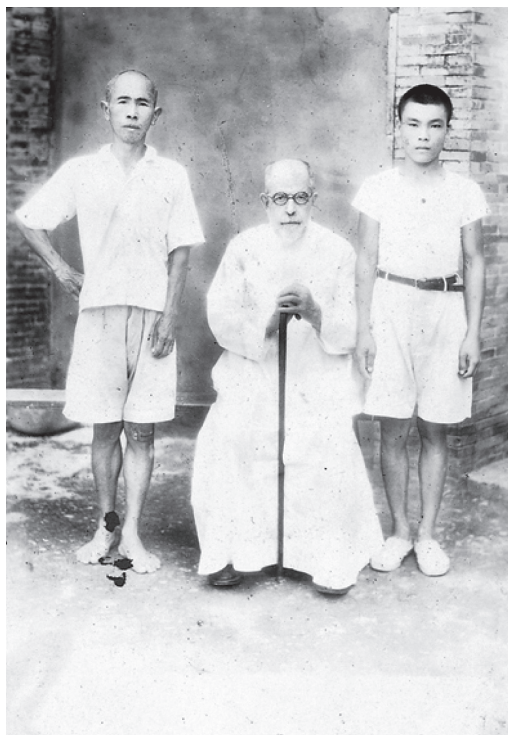


圖6 白斐理神父（中）為第十六任的萬金天主教神父
資料來源：高雄市歷史博物館「高雄老照片數位博物館」館藏（總登錄編號：cca100062-hp-kh2003_008_184_0013r-0001）

3 田口芳五郎與里脇淺次郎皆為日本長崎縣人，皆是出身於當地的出津天主堂。田口曾任大阪教區主教、兼任四國監牧區主教、大阪總主教，1973年教廷任命為樞機主教；里脇曾任長崎市中町教會本堂神父、臺灣監牧區主教、鹿兒島教區主教、長崎教區總主教，1979年教廷任命為樞機主教。

庄（彰化縣花壇鄉劉厝村）、三家春（彰化縣花壇鄉三春村）等堂口。

當時因為戰爭已經爆發，所以傳教工作也不得不停止，幸好仍有些傳道員和姑婆，使傳教的工作能暫時的維持。其中的一位姑婆楊羅撒（1903~1974），⁴她是高雄女傳道學校第一屆結業，之後便到彰化地區傳教，歷經三十幾年。其中的三家春的堂口就是她所帶領出來的。戴神父說，羅撒姑是一個很能吃苦的人，對於任何的困難都能忍耐，而且對於信徒的家庭都非常的照顧及關心，所以在當地很受到一般信徒的歡迎。

日治時代也有些許的日籍天主教信徒，他們大多集中在臺中地區。這些信徒對教會和神父都非常熱心及尊重，信仰生活也非常虔誠。戴神父在臺中擔任本堂神父時，因為日籍信徒非常的多，所以他也開始自修日本話，對於與日人交談、用日語念經、做彌撒，都能隨心應手。

其他的地方也有一些日籍信徒，這些日籍信徒和臺灣當地的信徒相處，基本上非常融洽。二次戰後，日軍戰敗，日本人因為怕被臺灣人打，都躲在家中不敢出來。

關於日籍信徒，戴神父說了二則故事：有一天，有一位日籍信徒來教堂，戴神父問他說什麼事？這位日本人說，前幾天他和幾個朋友到二林出海釣魚，突然遇到風浪翻船，醒來時發現自己還活著，心想因為他的身上帶著念珠，認為是聖母在保佑他，所以他來感謝聖母。

另一則則是，當時因為大戰已經開始，晚上都有宵禁。戴神父在臺中擔任本堂神父時，一天很晚，突然有人造訪，神父出來看，是一個日本的年輕人，他告訴神父說他是神風特攻隊隊員，明天即將出任務，特來請求神父幫他辦告解、領聖體，神父答應了，神父並且告訴這位年輕人，如能夠平安的回來，希望他能再回到聖堂來。但是，這位年輕人就此再也沒有回來過。

1944年10月13日美軍開始轟炸臺灣，轟炸日軍的軍事設施、港口、機場、軍營和工廠，造成日軍極大的損失。當時戴神父在臺中，因為美軍的轟炸多是從早上一直持續到下午，因此日軍便利用晚上，用卡車拉著飛機從機場經過天主堂的前面，拖到公園中藏匿，防止美軍隔天早上的轟炸，減輕日軍的損失。

1945年1月3日開始，美軍完全控制臺灣的領空後，便更加積極的轟炸臺灣，從早上

4 楊羅撒，高雄前金人，是筆者的姑婆，1974年因車禍過世。

9點一直到下午2、3點，不間斷地轟炸日本的設施。而神父因為仍要到其他的堂口做彌撒，為避免早上美軍的轟炸，因此都利用晚上從臺中坐火車到彰化，再由彰化走路到秀水、劉厝庄及三家春等堂口。後來由於轟炸得太過厲害，神父便決定搬到非軍事目標的地方，所以在臺北的神父就搬到羅厝，高雄及臺南的神父則搬到斗六、樹仔腳，而戴神父就從臺中搬到了田中避難。

戰時的生活

在經濟方面，戴神父說，在戰爭初期日本開始管制物資，但未實行配給制，常常買不到東西。後來開始實行配給制，每家給予適量的配給單，除了日常的糧食外，連火柴、香煙都要加以配給。當時的生活可以說是吃不飽但也餓不死。

因為連火柴、香煙都加以管制，這對抽煙的人而言是一大考驗。但人是聰明的，總會想到變通的辦法。當地的人就用乾的整片甘蔗渣，切成一條一條的放在太陽下曬，這一條一條的甘蔗渣就會著火，利用這種東西來代替火柴。

而田中當時有人種菸草，神父他們就會向這些種菸草的人要一片煙葉，曬乾，再切成一條一條的隨使用紙捲起來就是一根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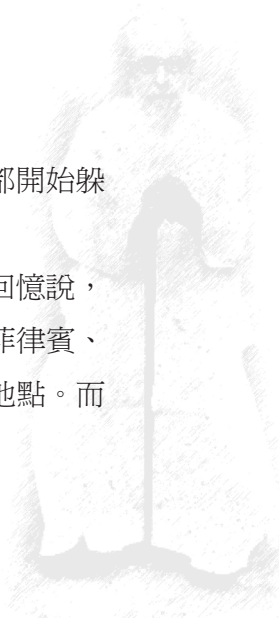
五、新政府的到來

1945年8月15日當天，是天主教的聖母升天節，戴神父在三家春做完彌撒後，聽到外面有信徒在大聲談論事情，神父上前詢問，才知道是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四年的戰爭終於結束了。戴神父說他當時的心情，真的是非常高興，也直接回到臺中。

日本人的離臺

戴神父說當時日本人戰敗後，因為有些臺灣人都會打日本人，所以日本人都開始躲起來了，有些日籍信徒也跑到教堂中躲起來。

當要開始遣送日本人回自己的國家時，都由中國的軍隊集中管理。戴神父回憶說，當時的臺中火車站前面有一很寬的廣場，戰爭初期時，日本人都會將自香港、菲律賓、新加坡俘虜的美國士兵集中在這個廣場上，等待火車將這些俘虜運送到指定的地點。而



今，戰爭結束了，這一幕仍然在臺中火車站前的廣場重新上演，只是主角換了，日本人換成了中國士兵，美國人換成了日本人，日本人親身經歷集中在這個廣場上，等待火車送他們到基隆去坐船。

戴神父對於日本人在臺灣的這些年，他認為戰爭輸就是輸了，沒有什麼好評價的，侵略別的國家就是不對。日本在臺灣所實行的政策，其中有許多的秕政，但是日本為臺灣帶來了進步，使臺灣不再像蠻荒的地方。戴神父說，日本在臺灣的這幾年，治安非常好，街道也非常清潔。其中最好的應該要算是學校，而且最好的建築物也是學校。學校的建置，是將臺灣帶上進步的一重要因素。

中國軍隊的來臺

戴神父在臺中時，適逢中國的軍隊過來接收臺灣。戴神父說他初看到中國兵時，中國兵腳穿布鞋，身上背著米和鍋子，跟日治時期腳穿皮靴，走路雄赳赳的日本軍人比起來，實在是很強烈的對比。

中國軍隊過來時，軍紀還不錯，沒有擾民的事件發生。倒是那些從大陸移民過來的中國人，到處偷東西，尤其是醫院的用品。連日本人留下來的三等火車車廂都偷走，使得當時連火車都沒得坐。幸好有軍隊來維持秩序，才能使社會秩序得以恢復。

當時過來的中國軍隊中，有一些軍官是信徒，他們便會來聖堂，當時的臺灣信徒就請求這些中國軍官開設國語班，教他們國語，所以就借用教堂一樓的道理廳作為授課的地方。

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當時戴神父正在田中，田中並沒有發生激烈的衝突。在八分有一個信徒葉通定（臺語音譯），是一位教師，他在二二八事件時，被中國軍人抓去。戴神父知道後，就前去向中國軍隊說情，說這位葉姓教師只是一個老師，而且人非常好，不會做什麼叛亂的事。經過戴神父作保證人之後，這位葉姓教師才獲得釋放。其他地方衝突的一些事情則多是耳聞。

對於二二八，戴神父認為這是本省人看到日本人走很高興，而中國軍隊來後，政權轉換時，造成了本省人的不滿所引發的一個事件。

戴神父認為「二二八事件」的錯誤，就是殺死了許多當時臺灣的高級知識分子，這些臺灣知識分子都應該無罪。因為這些知識分子所接受的是日式教育，當時的日式教育除了醫生、教師外，根本禁止臺灣人學習政治、法律等科目。所以臺灣人基本上就缺乏

政治人才，戰後在政治上無法勝任。而且當時中國軍隊抓到的人，應該經過法院公正的審判程序，不應該只因爲懷疑而抓人，之後人就不知去向。

另一方面，中國軍隊來臺灣時秩序還不錯，對教會也很好，所以教會基本上也就沒有什麼意見。

1945年11月戴神父調到田中天主堂，兼管八分（今彰化縣田中鎮梅州里）、赤水（今南投縣名間鄉赤水村）。又在當時的傳道員楊論先（臺語音譯）的帶領下，前往竹山的傳教所傳教。1946年羅厝庄的信徒向主教要求調戴神父回到當地，並且威脅主教，說如果不調戴神父回去，就要將羅厝天主堂關閉，戴神父不得已在同年12月奉命又回到了羅厝庄擔任本堂神父。

布道大會的舉辦

1946年戴神父在田中天主堂的期間，最大的活動就是感恩會的舉行，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布道大會。

在田中要舉行布道大會的前幾天，教堂的樂隊都要到田中的街道去宣傳，營造出熱鬧的氣氛。

在布道大會舉行的當日，吸引了許多信徒和外教人前來聆聽，且也有許多小孩子來，而小孩子很喜歡說話，當活動要開始時，戴神父就會上臺，跟那些小孩子說：「孩子，你們知道海水是什麼味道的水嗎？」小孩就會回答說：「是鹹的。」戴神父就又会說：「那你們知道海水為什麼是鹹的嗎？」小孩子就會搔搔頭想一想，接著就傻笑著回答說：「不知道。」戴神父就會笑著跟他們說：「你們如果要知道，就要安靜的坐下來聽哦！」頓時便會鴉雀無聲。

那一次的布道大會，在田中的媽祖廟門口一連舉行了三天，每天都有很多人前來聆聽，非常熱鬧。

主講的人除了戴神父之外，還有翁嘉茂（臺語音譯），他是臺灣彰化人，他非常會講道，許多外教人都很喜歡聽他講道。另外一位曾參與的傳道員是潘伏求，他是屏東萬金人，他的兒子潘瓊輝是高雄教區神父，已於2012年退休。

1948年戴神父又和傳道員組團前往西螺、斗六、竹山舉行布道大會。在斗六的那一場布道大會則是在當地的一間戲院內舉行。盛況和在田中時一樣，吸引了當地不少人來參加。

六、新階段傳教的開始

1947年戴神父第三度前往羅厝天主堂擔任本堂神父，直到1950年。同年戴神父就回去他的故鄉——西班牙度假。戴神父自12歲離家以來，雖然在1930年要去美國之前，曾有三天的時間回家探望，但是與家人相聚的時間太過匆促。這次回家，戴神父有整整一年的時間和家人相聚。

戴神父說，當他回到西班牙時，西班牙的面貌和他當年離開時，有非常大地變化。城市繁榮了，生活進步了，自己的兄弟姊妹都兒女成群，朋友們也都長大了，戴神父感覺非常的喜悅。

在回西班牙度假的這段時間，戴神父大部分的時間也是待在阿維拉的修院中，只是這次的回到修院，與以前在修院的苦修生活不同，生活比較自由，偶而回家住個十來天，在當地做做彌撒。可以說很平淡地過完這一年的日子。



圖7 天主教南京教區總主教于斌抵高雄，高雄區主教陳若瑟等率教友歡迎

資料來源：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典藏文物」館藏（登錄號：KH2002.012.157）

前往高雄

1951年戴神父結束在西班牙的假期，就要返回工作崗位。他從西班牙坐船到法國馬賽，再由馬賽轉船到香港，最後由香港坐船來到臺灣基隆。

到達基隆後，接著坐火車回到羅厝庄。當時天主教臺灣監牧區主教是陳若瑟神父，他也同時兼任高雄前金玫瑰天主堂的本堂神父。因為這樣的關係，陳神父的工作無形中就加重了起來。

陳神父因為工作太過沈重，所以就請求戴神父前來高雄幫忙他，戴神父就答應了。隨即整理自己的行李，前往高雄擔任本堂神父。戴神父在高雄玫瑰堂擔任本堂神父的時間分別在1951~1956年及1961~1964年。

美援的到來

當時因為大陸的移民大量來臺，使臺灣的物資缺乏，便有美援物資的救濟，這些美援的物資大部分是奶粉、麵粉和雞蛋粉，其中也有一些衣服，但是這些衣服都不很好，分發工作上也非常的麻煩。

這些美援的物資，經由政府發放下來給教會以後，教會便根據名單將這些物資發放，其中包含信徒和非信徒，其中如果有剩下的東西，則再發給信徒，以支應當時物資貧乏的情形。

信徒人數的大增

1949年大陸淪陷，國民政府遷臺，在此同時也伴隨著大量的大陸軍民遷徙來臺。

戴神父就說，他初到高雄時，高雄只有一間天主教堂，即玫瑰天主堂，鼓山、⁵左營⁶都屬高雄玫瑰天主堂所管轄，而且每天都有載著滿是大陸逃難來臺灣的移民的船來到高雄港。這些移民中有一些是天主教徒，他們會帶領其他的非信徒前來教堂，同時在附近尋找居住的地方。

戴神父就說，當時每次遇到教會有慶典時，每次都有將近150~160人領洗，而且每期

5 1954年陳若瑟主教購地興建新教堂，派神父駐守，成為獨立堂區。

6 1953年由高道隆神父前往左營開教，建堂，擔任首任本堂神父。

的兒童暑期道理班，參加的小孩可說是非常多，多至好幾百人。平常的日子教堂也成為兒童玩樂的地方。晚上都有信徒前來教堂前聊天和念經，所以教堂每天不管什麼時候都非常熱鬧。

因為來自大陸的外省信徒非常多，所以這些信徒便自己成立聯誼會，當時有一位閩姓的信徒也在教會的支持下開始辦《善導報》，這份教會的報紙，直到現在仍繼續出刊。⁷當時也有美國海軍的軍人前來教堂望彌撒。

中國大陸淪陷後，除了大陸的移民過來臺灣外，也有在大陸的天主教神職人員，也遷過來臺灣。而教會為因應傳教人員的迅速增加及管理，1949年教廷傳信部便將臺灣劃分為臺北和高雄兩個監牧區，臺北監牧區由中國籍的主徒會管理；高雄監牧區則仍委託道明會玫瑰省管理，監牧一職由陳若瑟神父擔任。這些遷徙過來的神職人員中，其中便有方濟傳教修女會（一般稱「聖功修女會」）的修女也來到高雄。

陳若瑟神父為了安頓這些修女，便將原來孤兒院的所在地⁸作為這些外國修女居住的地方，這個地方也就是現在高雄玫瑰天主堂旁邊的樂仁醫院的所在。這些修女來到高雄後，便開始組成兒童道理班，並且由她們來負責管理及教導道理班的兒童。



圖8 1959年2月28日，教廷傳信部署理部長雅靜安樞機主教參加左營天主堂破土。
資料來源：高雄市歷史博物館「典藏文物」館藏（登錄號：KH2002.012.141）

新堂區的成立

1952年，美國遣使會的華克施、顧育德神父來到高雄，他們在高雄成立了一間新的

7 該報紙於1955年8月14日聖母升天節創刊，後來更名為《善導週刊》，與《教友生活周刊》成為臺灣兩份重要的教會報紙。《善導週刊》於2009年結束經營，轉型為《善導週刊——高雄教區牧民福傳報》，流通範圍只限天主教高雄教區，屬贈閱性質，不對外販售。而《教友生活周刊》則於2008年8月轉型為《天主教周報》，由臺北教區主教公署經營，成為目前臺灣天主教唯一對外流通的報紙。

8 這間孤兒院因為戰爭的關係而關閉，戰後陳若瑟神父將孤兒院改為修院，作為培養神父的地方，聖功修女會的修女來到臺灣後，修院遷至五塊厝，由羅道真神父（Ursino Gonzalo, 1903~1987）擔任校長。

聖堂是位於今高雄市建國四路聖母堂，而原來在玫瑰天主堂的外省信徒，就全部轉移到聖母堂，消化了一些在玫瑰天主堂過多的信徒。

美國遣使會的來臺除建立建國四路的天主堂之外，還在高雄建立了其他新的堂口，如林德官的聖文生天主堂（今高雄市三多路與和平路的交叉口）由鮑德神父（Alfred Baude, 1926~1968）於1959年建立、旗津的海星聖母堂則由徐克神父（John Hickey, 1923~?）於1960年所建立，西甲聖若望堂則於1955年司密斯神父（Thomas J. Smith, 1909~1972）建立。

除遣使會在高雄開闢新的堂口外，道明會也相繼開闢了一些新的堂口，如陳若瑟神父於1962年在高雄市後火車站附近建立了聖道明堂與會院（位於今高雄市三民區哈爾濱街50號）。

1953年戴神父擔任玫瑰堂本堂神父期間也同時前往鳳山開教，⁹並組織傳道員舉辦布道大會，利用高雄玫瑰天主堂的樂隊到鳳山市區宣傳。當時參與的神職人員及傳道員有陳驊騮神父、李天一神父（1920~1958）、¹⁰李庭飛（1915~1984）、李庭茂（1919~2011）等。

李天一神父是當時教會一位不可多得的神職人員，他是道明會所培養出來的教區神父。他非常多才多藝，尤其在傳教方面，更是當時所有神職人員中的翹楚，外教人非常喜歡聽他講道，可惜因為喉癌英年早逝。

李庭飛、李庭茂兄弟在玫瑰天主堂是非常熱心的信徒，他的祖先李步纛早年便是廈門的天主教信徒，後來在1860年代跟隨道明會士郭德剛神父（Fernando Sainz, 1832~1895）來臺傳教，為天主教在臺灣的發展建立了基礎。而其後代皆世居於玫瑰堂附近，並且熱心教務。

李氏兄弟都是自日本留學回國後，便積極參與教會事務，尤其是李庭飛他曾任玫瑰天主堂的傳道員，後來也擔任教會中的重要職務。李庭茂在日本學的是音樂，所以在他回臺灣後，便與當時的日籍信徒竹田先生一起訓練聖歌隊，1953年李庭茂先生更接棒訓練聖樂隊，當時筆者的祖父楊玄惠（1909~1966）亦是聖樂隊當中的團長。

這次鳳山布道大會的舉行，是由當時一位當牙醫的信徒，他的妻子是日本人，利用他屋旁的空地作為舉行的場地。布道大會結束後，戴神父要建立教堂，便由當時原

9 1953年由道明會士文安邦（Agapito Villalba Luis, 1921~1995）建立教堂，是為今日鳳山耶穌君王堂。

10 李天一，雲林莿桐鄉饒平人。他與李惟添（1920~1992，高雄前金人）於1944年在東京晉鐸，是繼涂敏正（1906~1982，彰化羅厝人）後晉鐸的兩位臺籍神父，是自1859年道明會來臺傳教後至1945以前的三位臺籍神父，屬於教區神父。

來是居住於高雄前金後來搬到鳳山的信徒鍾穆明，將其所屬億記碾米廠借給戴神父作為臨時教堂之用，一樓是道理廳，二樓則是教堂。當時慕道者很多，尤其外省人占了大部分。

戴神父也到了高雄的前鎮地區舉行布道大會，同樣吸引了許多的外教人前來參加，成果豐碩。

信徒團體的成立

戴神父任職玫瑰堂期間，對於教會團體的組成非常積極。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聖母軍。聖母軍是當時非常活躍的信徒團體，成員除了進入社會慰問老弱、探訪慕道者外，更協助神父打理堂務，擔任講道的工作。

1952年4月孫健（女）與莫克信神父（McGrath Ivar S.）來高雄倡導聖母軍，當時戴剛德神父大力支持，並與聖母無原罪方濟傳教修女會（簡稱「聖功修女會」）的白克滿修女（John Berchmans Kroesmann）進行籌辦工作，召集十數名熱心的男女青年天主教信徒，同月成立高雄教區第一個支團——「玫瑰之后」支團，指導神師由白克滿修女擔任，首任團長鍾素月，團員中之鍾素月、李碧霞後來分別進入聖功修女會及聖玫瑰道明傳教修女會。

1953年又召集了13~18歲的少女，成立「可愛者支團」，但因人數不多，後又併入「玫瑰之后」。同年戴剛德神父召集了幾位男性信徒組成聖母軍的另一個支團——「上天之門」，首任團長為林庚申，秘書黃勝，團員16名，由當時的高雄監牧區陳若瑟主教擔任指導神師。

1954年戴剛德神父將一批在聖堂擔任輔祭工作的國小男童組織起來，成立青年聖母軍——「聖瑪利亞」。當時欲參加的男童尚需經過戴神父的考試——背誦拉丁彌撒的全部經文。當時參與的男童約有30多位。青年聖母軍主要負責聖堂的輔祭工作、唱詩班、彌撒司儀讀經、清掃聖堂內外等工作。

旗山地區的開教

1956年戴神父結束高雄玫瑰堂的本堂工作後，前往旗山、美濃、六龜等地區傳教。這個地區除了少數大陸來臺的信徒外，傳教十分困難，當時有傳道員的協助，1958年終



圖9 1959年的六龜天主堂，中坐者為戴剛德神父的同窗包德良神父。

資料來源：高雄市歷史博物館「高雄老照片數位博物館」館藏（總登錄號：cca100062-hp-kh2003_008_184_0012r-0001）

於在旗山購地建堂，即今日旗山聖若瑟天主堂。此教堂由戴神父設計，一樓為辦公室，二樓為聖堂，成為旗山地區著名的建築。

1959年一位大陸女信徒前來請戴神父前往六龜傳教，次年遂於六龜的街上購地建堂，即今日六龜天主堂。當地也開設若瑟診所，並由聖道明傳教修女會的修女負責看診、照顧當地民眾的醫療工作。1962年堂務移交給戴神父的同學包德良神父。¹¹另外戴神父在此傳教期間也於美濃設立分堂，後來移交給同會會士文安邦神父，日後可能因經營困難，就關閉了。

11 包德良神父於1954年首先進入泰武鄉佳平村傳教，成果豐碩，成為天主教在臺灣山地鄉傳教的開始。

堂區的經營

1961年高雄教區成立，首任主教為國籍道明會士鄭天祥（1922~1990，隸屬玫瑰省），同年戴神父結束旗山地區的傳教後，再度接任高雄前金玫瑰堂本堂神父。

玫瑰堂的信徒對於戴神父都印象深刻，提到他常常到信徒家中拜訪，關心信徒的生活，當然也包括糾正信徒的生活習慣，如賭博。筆者常聽到的就是以前玫瑰堂前面住的都是天主教徒，有時信徒們會聚集在一起賭博，這時若有人大喊：「戴神父拿棍子來了。」聚賭的信徒立刻一哄而散。筆者訪問戴神父時，曾詢問此情形，戴神父只是淡淡的說：「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要規勸他們而已。」

另一方面，戴神父因為是外國人，也常會有外國人的習慣，如抽雪茄、喝啤酒，對當時經濟生活不富裕的玫瑰堂信徒來說，是非常特別的，同時神父們外出都騎著德製的打檔機車，看在當時玫瑰堂信徒的眼中，真的是非常帥氣。

由於信徒們與道明會外籍神父的關係非常好，因此在1964年戴神父再度調離高雄時，高雄玫瑰堂的信徒便聯名向當時高雄教區主教鄭天祥請願，請求不要一味將西班牙道明會的神父調至山區傳教，而由國籍會士來接任。筆者對此事的瞭解亦僅限於此，筆者也曾就此事詢問過戴神父，但其也未表達看法。

1964年戴神父奉修會命令，前往臺北購地建堂與會院，即今日臺北市吉林路聖道明天主堂。1966年調任臺南市中山路天主堂，兼管崇愛醫院。

1977年戴神父擔任道明會玫瑰省臺灣區會會長，在其任內最重要的事情，就是1978年「中華聖母總會區」（簡稱「中華道明會」）的成立。

1955年許多國籍道明會士來到臺灣，歸玫瑰省管理，據戴神父回憶提到至1978年當時玫瑰省在臺灣約有30位會士。1970年道明會省會議於菲律賓召開，會議中國籍會士希望能自行成立區會，並得到批准，名「中華區會」。期間中華區會也邀請當時多位國籍神職加入，1974年中華區會便向道明會總會議申請成立會區，傳教範圍包括福建地區，1978年正式成立，以中華聖母為主保，名「中華聖母總會區」。當時因會士人數不足成立會省，因此以會區形式先行成立。日後便將高雄市道明中學、屏東縣新基中學（該校後來歸給高雄教區管轄）、高雄市加大利納天主堂、臺北市吉林路天主堂移交中華道明會。

戴神父在1981年至1992年退休期間，歷任臺南、臺北、屏東萬金等地的本堂神父，

退休後曾居住在屏東公園路天主堂、萬金天主堂、高雄市道明會館，並協助當地本堂神父聽告解、主持彌撒等。

後記

我高中時期（1987~1990）一次與家人前往墾丁，途經恆春天主堂，在此巧遇戴神父，這是我與戴神父的第一次見面。當時由神父與家父閒聊的過程中，我感覺到他對我的祖父母、姑婆都非常的熟悉，連他們的小名都可以叫得出來，從此「戴神父」這個稱呼，便在我的生活中，常常被提起。尤其家中長輩在回憶他們童年在玫瑰堂的軼事，戴神父是他們回憶中非常清晰的記憶。高雄前金玫瑰堂的信徒對於戴神父的印象也非常深刻，也大多能說出一、兩件有關戴神父的軼事，當然其中也有些是重複的。

訪談的過程中，戴神父用流利無腔調的臺語，回答我種種的問題；訪談間，看他不時摸臉、雙手合十、談到有趣的事情，有時會俏皮的吐舌，或展現爽朗的笑聲，就如同玫瑰堂信徒對戴神父共同的印象：一位非常活潑的神父。2002年筆者祖母過世時，戴神父特地利用晚間主持彌撒後，用拉丁語吟唱安慰亡者的聖歌，不僅是我見過唯一有這樣做的神父，也令我非常感動。

訪談的問題中，戴神父比較著重回答他傳教的經歷，對於非傳教相關的事情，他有時會簡單帶過，有時不想回答時，也會反問筆者問這問題的用意，令我也非常尷尬，不知所措；2007年戴神父的殯葬彌撒中，講道的道明會玫瑰省神父分享了他與戴神父最後一次見面時的談話，戴神父在他生命的最後，向該位神父表達了他害怕死亡，但他還是要勇敢面對。這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更表現出一位神職人員對信仰的堅定。

本文並非是第一篇發表關於戴神父的報導或訪談記錄，之前已有潘松浦的〈道明會士耆宿 戴剛德神父——榮主救靈臺灣行腳70寒暑〉（高雄：善導週刊，2004年8月1、8日，第6、7版）、陳慕貞主訪、臧紫騏記錄〈戴剛德神父口述歷史訪談〉（《高市文獻》，17（3），2004年9月）兩篇，讀者可同時交互參閱，可對戴神父的生平與臺灣天主教的發展有更完整的了解。

戴剛德神父大事年表

年 代	大 事 紀
1909 9.4	出生於西班牙北部Asturias省的巴加瑞斯 (Pajares) 小鎮
1921	12歲離家，前往巴利阿多利德 (Valladolid) 的La Majorada 神學校就讀
1925	正式進入西班牙中部的阿維拉 (Aliva) 的聖多瑪斯 (Santo Tomas) 修道院，開始修道生活
1926	發三願，正式成為道明會修士，修習哲學
1929	前往西班牙中部大城多勒多 (Toledo) 的村莊歐卡納 (Ocana) 的聖道明 (Santo Dominic) 修道院，學習辯證學
1930	前往美國，進入玫瑰神哲學院 (Rossary Ville)，學習神學和英語
1934	在美國晉鐸，正式成為道明會神父。
	前往日本大阪途中接獲電報，命令到臺灣傳教。
12.13	到達臺灣基隆。同月前往臺灣中部的羅厝天主堂擔任助理神父，並同陳若瑟神父學習臺語。
1935	轉到臺北蓬萊町天主堂擔任助理神父，同洪羅烈神父學習臺語
1937 4	調到羅厝天主堂擔任本堂神父，兼管員林、面前崙、蕃子田、二林等堂口。
1941 3	3月奉調臺北蓬萊町天主堂，6月日人主教里脇淺次郎接任臺灣監牧。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
1943	前往臺中天主堂，兼管彰化、秀水、劉厝庄、三家春等堂口。
1944 10.13	10月美軍開始轟炸臺灣。
1945 8.15	8月日軍投降，大戰結束。
1945 11	11月調到田中天主堂，兼管八分、赤水等堂口。
1946 12	12月第三次調回羅厝天主堂。
1947 2.28	2月臺灣發生「二二八事件」
1950	回西班牙渡假
1951	任高雄前金玫瑰堂本堂神父，並於前鎮、鳳山開教。
1956	前往旗山、六龜、美濃地區開教。興建旗山天主堂。
1961	高雄教區成立，國籍道明會士鄭天祥為首任主教。戴剛德神父二度擔任高雄前金玫瑰堂本堂神父。
1964	再度前往旗山地區。同年又前往臺北吉林路興建天主堂及神父樓。
1966	調到臺南市中山路天主堂擔任本堂神父，兼任崇愛醫院院長。
1977	擔任道明會玫瑰省臺灣區會長。
1981	二度任臺南市中山路天主堂本堂神父。
1983	前往臺北擔任本堂神父。
1986	前往萬金，擔任萬金天主堂本堂神父與會院院長。
1989	到高雄道明會館，擔任院長。
1992	退休，居住於萬金會院
1994	因病前往馬尼拉治療，回臺後前往屏東公園路天主堂修養
1998	戴神父回到高雄道明會館。
1999	於高雄聖道明天主堂歡度九十大壽，並由樞機主教單國璽轉贈教廷頒贈之「為教會、為教宗勳章」及賜福狀。
2002 10.26	內政部頒贈「外僑永久居留證」予戴神父
2007 2.10	病逝高雄

資料來源：筆者口訪黃川田先生與整理自《臺灣道士名鑑》（廖和桐，道德文化出版，1977），本表由筆者整理而成。